



# 上海一夜

1月31日这晚,只是上海一年365个夜晚中极为普通的一晚。但这座不夜城依然以一场艺术的交响,向我们展示了其文化生态的蓬勃与多元。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悲怆浪漫、指挥家乔安·法莱塔的现代节拍、京剧《吝啬鬼》的东方诙谐,如同

三颗来自不同星系的星辰,在同一片夜空下辉映申城。

这并非偶然的相遇。在同一时刻,申城大小剧场必然还上演着更多我们未能尽录的精彩。而这精选的三场,恰如三个棱镜,折射出上海演艺市场的光谱之广;它既拥抱

世界经典,也追逐前沿新声;既向传统致敬,亦不惧大胆再造。上海正在成为一块独特的文化试金石——好的剧目、新的创意,似乎都要来这个文化码头接受观众的检验、市场的淬炼,才能确认自己的成色。

这种丰富性本身,就是城市文化自信的

生动注脚。当观众可以在一周,甚至一晚之间,穿梭于截然不同的美学时空,选择的自由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多元文化的容纳力,更是成熟市场给予创作与欣赏双方的馈赠。

本期我们聚焦这三场演出,不仅在于评析作品本身,更希望借此观察上海作为演艺码头不断演化的文化地形图。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能找到知音,每一次创新都可能激起回响。这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编者

## 京剧里的“吝啬鬼”

——笑声中,照见谁的孤独

◆ 程姣姣

岁末年初的剧场,显得格外热闹。在今年的小剧场戏曲节中,以戏曲搬演西方名剧之作依然占据重要一席。其中既有对人性深度开掘的经典重构,也有专注于情感内核的细腻抒写。北京京剧院带来的《吝啬鬼》不故作深沉,也不耽于哀怨,在轻松诙谐中,举重若轻地以喜剧姿态,在观众的笑声中悄然铺开一幅关于孤独与执念的当代图景。

戏是聪明的。它将400年前莫里哀笔下那个嗜钱如命的阿巴贡,“译”成了中国古代的贡老爷。故事骨架大抵还在:对儿子放债,与子争婚,丢钱匣,上公堂……满台是算计,处处是荒唐。可你若以为这只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译技巧炫耀,或是对吝啬鬼的简单嘲弄,那便小看了它。热闹滑稽的糖衣下面,包裹的是一颗关于现代人孤独与执念的果子,需要你笑着咬开,才能尝到里头那一丝复杂的滋味。

戏的妙处,在于大胆起用丑行挑梁。传统京剧中,丑角多为烘托,少挑大梁。而这次,“贡老爷”不仅唱念做舞俱全,更在嬉笑怒骂间,透出几分令人心软的苍凉。你看他,因多点一盏灯就嚷“节能”,一听观众“要退票”又慌忙改口“启光”;宴客一场,满台伙计手舞足蹈,欢天喜地“报”着山珍海味,他平地一声雷:“浪费!换豆腐!”瞬间冻结了所有欢腾。这些细节,让“吝啬”二字活了起来,可笑,却也隐隐透着一丝叫人说不上来的局促。

更有趣的,是剧中“金钱人”的设定。当贡老爷抱着那个金灿灿的真人扮演的“金钱”,踏着圆舞曲的节拍旋转,哼唱着“金子啊金子,你比亲人还亲”时,滑稽吗?当然!若仔细看,那搂抱的姿态里,竟有一份奇异的依赖与温柔。他抱着的仿佛不是钱,而是一个虚无的、却唯一不会背叛的“伴儿”。

然而,真正的戏眼落在最后。当钱匣被没收,一切成空,贡老爷那段长长的唱腔,如剥开洋葱般,一层层袒露出他吝啬的根源:

“心肝匣儿被没收,一生一世苦劳作,竹篮打水付东流,人情冷暖薄如纸,唯有和你情义厚……养大的儿女无依傍,只有你陪我到白头。你一走,我们恐难再聚首,只留下我这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孤孤单单一老头儿……金啊金啊,你放慢脚步慢些走,我与你生同穴来死同丘。”

至此,讽刺忽然有了温度。观众恍然大悟:他的吝啬,并非天性贪婪,而是人到晚景,将金钱错认为最后的“情感替代”。儿女疏离,人情淡薄,唯有这冰冷的金属,给了他一种可掌控的、不离不弃的“安全感”。这哪里是在批判一个守财奴?分明是照见了现代社会中,那些将情感寄托于物质、因害怕失去而紧紧攥住的老年人。

莫里哀的原著,是凌厉的讽刺,鞭挞得酣畅淋漓。而这出京剧的改编,却在讽



刺的底色上,晕染了一层基于中国伦常的“理解之同情”。这恰是跨文化改编的高明之处:它不再是对文本的翻译,而是对人性共情的捕捉与当代转译。京剧,尤其是其喜剧的功夫,为此提供了绝佳的容器。丑角表演在夸张与克制之间的微妙分寸,唱念做打那丰富无比的表达语汇,让“既可讽,又可悯”这种复杂态度的呈现,成为可能。它提示我们,移植外来经典,形似不如神遇,关键在于找到那跨越文化与时空的人性交汇点,再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它活生生地“长”在当下的舞台上。

当帷幕落下,带走的不仅是短暂的欢乐,还有那落在心湖上的一圈涟漪。关于孤独,关于依赖,关于我们每个人心中,那块渴望被填满的角落。这或许正是京剧《吝啬鬼》留给观众珍贵的东西:在笑声中照见自己,在讽刺里获得释然。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 从轻盈爵士到命运交响

——法莱塔申城首秀

◆ 茅亦铭



以低音提琴作为协奏曲的主角并不多见,而库谢维茨基的这部协奏曲则更是稀罕,但它却是一部极具深度的作品。上海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钱博文的独奏堪称是本场音乐会的灵魂时刻。作为独奏家,他不仅展示了低音提琴的宏大音色,更通过细腻的处理,展现了这件乐器鲜为人知的抒情面。是贝斯,是低语,是海潮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声场里如同开启了一场冬夜吟游。乔安·法莱塔在指挥这一篇章时,与乐团的配合恰到好处。她没有让独奏声部过度喧闹,而是巧妙地运用乐团的支撑,使得钱博文的每一次呼吸都被完美捕捉。这种指挥方式既体现了她对乐团的掌控力,也展示了对独奏家的尊重,形成了独奏与管弦乐之间的完美对话。

作为晚期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充满了“命运”主题的纠缠和光明与黑暗的对抗。乔安·法莱塔在此乐章的指挥中展现了她的核心实力。她既保留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固有的激昂与热情,又通过她独有的视角,突出了作品中的悲怆与挣扎。第一乐章

中“命运”主题的严肃处理,第二乐章中抒情主题的细腻展开,直至最后一乐章的豪迈终结,法莱塔将这四个乐章的情绪层层推进,使观众仿佛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她对细节的把控(如弓弦接触的轻重、乐句呼吸的自然)让这部熟悉的作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乔安·法莱塔作为指挥,不仅在曲目选择上展现了高超的编排智慧,更在演绎上赋予了每一部作品独特的呼吸感。她的指挥风格以“细腻”和“极具感染力”著称。在这场音乐会上,她不仅是指挥,更像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她通过音乐讲述了一个从美国的爵士乐场,到俄罗斯的情感深渊的故事。她对不同风格的把握游刃有余,既能驾驭美式音乐的热情,也能深刻演绎德奥浪漫主义的细腻情感。

本场音乐会是一场关于“命运与自由”的哲学对话。从伯恩斯坦的“自由”到柴可夫斯基的“命运”,再回到低音提琴的深沉独白,乔安·法莱塔用她的指挥让这场演出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对于广大爱乐者而言,聆听到的不仅是一场听觉的盛宴,更是完成了一趟充满意义的心灵之旅,以全新面貌迎接马年新春的到来。

风雨交加之日,去文化广场看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去年12月底,抢到了《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上海大剧院演出的票。音乐盛会将平常的日子打扮得光彩夺目,因为你的心中有了美妙的期盼。

在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饰演神父弗洛洛的丹尼尔·拉沃伊,1998年该剧首演时,就是他扮演的神父。能够看到今年77岁的音乐剧首版神父的表演,是上海观众的幸运。

雨果的这两部经典小说,我更喜欢《悲惨世界》。在视频上,经常看音乐剧中几个角色演唱的唱段,冉·阿让的,马吕斯的,爱潘妮的,那些旋律耳熟能详。但是舞台,仍然震撼到你。《带他回家》——冉·阿让在一片寂静之中,浑厚嗓音唱出的深情与期盼,沧桑与坚韧,穿透、响彻着整个剧院。剧院霎时如同宇宙,在接纳着人的声音、人的内心所释放的无限的深厚优美的情感。背景屏幕上的多媒体,打出了演员演唱时的头部影像。演员脸上细部的表情因为放大而更凸显了其感染力。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舞台效果非凡。音乐、灯光、道具、色彩、舞蹈,一种顶流的配置与辉煌的和谐,使整个舞台燃烧起来,于观众具有魔术般的催情力与致幻力。旋律叩击人心,演员的唱段常常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年轻人还发出尖叫。“奇迹宫殿”,那些沸腾的“无证游民”的集体舞蹈,掺杂了高难度的杂技。而教堂高高的墙壁,成为与平面舞台对应的另一空间,这是一个二维的舞台,钢丝增加了演员空中表演的难度,也成就了舞台整体的创新。你突然明白,见证历史的圣母院与敲钟人卡西莫多,是作品真正的主角。伟大的雨果将每个人都做成了诗,也书写了每个人的孤独。卡西莫多拉着艾斯美拉达的手的首次交心,与最终卡西莫多的相伴而逝,两个场景,无法不使人流泪。

《大教堂时代》演出结束,演员们谢幕,唱的是这首开场时巴黎街头诗人所唱的歌。台下的观众会边鼓掌,边齐唱,唱的还是法语!舞台上齐唱的时刻,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黑豹乐队“漆黑的爆破”全国巡演·上海站的演出,也是台上唱,台下也唱。

“找回青春的感觉。”请我看戏的朋友说。和她一样,第一次看黑豹乐队的舞台演出,就被迷住了。当时,傻傻地问旁边的一位年轻姑娘:“窦唯来吗?”她答:“主唱都换了几代人了,今天的主唱姓项。”窦唯的唱,空灵激越富有青春感。而今日黑豹的第11任主唱项亚蕤,浑厚硬朗男性气质显著。南方浙江人,唱出了浓烈的北方味道。“何时得到轻松和快乐,何时驱散身边的寂寞,靠近我,安慰我,理解我……”项亚蕤唱黑豹老歌《靠近我》,后排的一个小伙子也一起唱,唱得一字不差还全情投入。我与旁边的年轻姑娘同时回过头称赞他:“唱得好!嗓音真好!”有一位小伙子,冲到舞台边上,一只手伸向项亚蕤,握住演员的手。一只手举着手机拍摄两人的同频。几十秒的瞬间,全场笑翻。

最摩登的衣装,最愉悦的表情,最登对的情侣,最好看的姑娘,上海的舞台之下,也是迷人的。

家里的小朋友,去年也在文化广场看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她说,今年的演出,诗人、菲比斯、小百合,这三个演员是新的。“如果明年再演,你还要来看吗?”“看的!”她说——明白了,那是新年的一种仪式了。

## 舞台之燃

——由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想到的

◆ 南妮

